

〔美〕欧文·华莱士著



代号R密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52
2 2

代号 R 密件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风 飞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The R Document

Irving Wallace

根据美国纽约 Simon and Schuster 公司 1976 年版翻译。
本社还出版了该书汉语注释英文本，可供英语学习者对照阅读。

代号 R 密性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风 飞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 23 号信箱)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11 印张 238 千字

1982 年 12 月第 1 版 1982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书号: 10215·59 定价: 0.95 元

一七八七年在费拉德尔菲亚的制宪代表们签署了美国新宪法后，一位妇女碰到本杰明·富兰克林。“先生，”她问道，“你们确立了什么政体，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富兰克林回答说，“共和制，如果你们能维护它的话。”

“企图以牺牲自由的基本原则去换取一点暂时安全的人，是不配享受自由也不会得到安全的。”

本杰明·富兰克林

第一章

客人的来访完全出乎意料——其实约会是他同意的，可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况且，答应总统共进晚餐的事也并没有取消。现在只有把客人尽快打发了事，还得给留一点面子。

克里斯托弗·柯林斯不想为难坐在他对面的这位客人。客人确是个不错的人，通晓情理，头脑敏捷，举止文雅。要不是今天另有要事，柯林斯倒是很乐意和这样的人聊聊天。可惜今晚不是时候，办公桌上堆满的文件需要他审阅，晚上在白宫还得度过一段紧张漫长的时光。

他提醒自己千万不能草率对付这个客人的来访。这倒不是怕伤来客的感情，他想的是不要得罪联邦调查局局长泰纳恩。这个人来找他，显然是局长支使，商量写泰纳恩自传的事。谁敢得罪泰纳恩？除非他是个大傻瓜。对于上任不久的柯林斯来说，更不能去做那种蠢事。

他瞄了一眼正在录音的盒式录音机。这是客人十分钟前放在桌边的，虽然宾主之间什么还没有谈，机器却在转动。他的眼光又移向客人，打量了他一番。这人年岁比他大，大约五十五岁。他还在忙碌地翻看着提问题的单子，显然因为时间紧迫，急于想找出几个最重要的又能说明情况的问题。

看着他这付样子，柯林斯突然感到这个人的外貌和他的名字极不相称，心里不禁暗然一笑。他叫以实玛利·扬。^①有空

^①以实玛利是《圣经》中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和他的妾海格所生的儿子。因受亚伯拉罕妻之妒，海格携子逃至大沙漠。现泛指被社会遗弃的人。扬在英文是年轻(young)的意思——译者。

真想问问他怎么取了这么个名字。以实玛利·扬长得又矮又胖，看上去是新英格兰人，可能是长老会教徒，也许是苏格兰的后代（身上还有一点不知从祖上那一辈渗入的犹太人的气质）。他穿着一身满是褶皱的灰制服，混身肥肉把衣服撑得鼓鼓囊囊的。秃头的周围长着几撮稀疏的头发，两侧头发可怜巴巴地梳到了头顶，看起来就象头皮上长着一副连鬓胡子。他的下巴已是成双，第三层又要长出。肥胖的身体把椅子塞得满满的，把两个扶手也压住了，活象一条搁浅的小鲸鱼。柯林斯想还是称他以实玛利更合适些。

客人说他是位作家，但一点也不象。除了他那付早该擦洗的骨架眼镜，还有那熏得焦黑的欧石南根烟斗有点象外，再也找不到象作家的东西了。而他一开始就声明，他是位受雇作家。柯林斯可从来没有读过这类作家写的书。他似乎还是位成功的作家，可能为一个沉沦的女演员，奥林匹克黑人名将，或某位军事天才写过书。柯林斯怎么也记不起来他是否读过这些，他想还是问问凯琳，她也许看过。

以实玛利·扬抬起头，局促不安地看着柯林斯，准备提问了。

这时柯林斯灵机一动，他觉得有门了，找到一条打发他走的又快又给面子的办法了。这就是给他说实话。

“你问我对弗农·T·泰纳恩怎么看？”柯林斯重复了一下客人提出的问题。

“是的，我的意思是，您对他的印象如何？”

一提印象，柯林斯的脑海中马上出现了泰纳恩的身影：说话粗暴，气势汹汹，犹如大人国的公民；膀大腰圆，肌肉发达，肥头细脖，一双斜视时才能发出炯炯有神的小眼，个儿和柯林斯自己不相上下，说话时发出刺耳揪心的声音。真是位神奇人

物。他的外表一目了然，但要说到他的内心世界，柯林斯可是一无所知。他想只要把实话告诉客人就可以把他打发走，把这件事了结，让他另找他人。

“坦率地说，对泰纳恩局长了解甚少。我上任才一周，还没有来得及了解他。”

“您应该说担任司法部长才一周，”扬客气地纠正说。

“但据我所知，您在司法部已有十八个月之久了，在前任司法部长诺亚·巴克斯特上校手下担任副部长也已十三个月了。”

“不错，”柯林斯承认说，“但是，在担任副部长时，我很少见泰纳恩局长。你可以去问他，他会证实这一点的。找他最多的还是巴克斯特上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算是朋友呢。”

听到这一句话，以实玛利的眉毛急速地向上挑了一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泰纳恩局长还有朋友。至少我和他多次谈话后有这样的感觉。我以为只有他的助手哈里·艾德柯克才是他的亲密朋友。不过以我看，也不过是一种工作关系。”

“这可不对，”柯林斯坚持自己的意见。“要说他和谁关系密切的话，巴克斯特上校就是一个。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泰纳恩局长实际上是位性情孤独的人。其实，只要回顾一下历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就会发现他们都是这样的人。这是由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总之，我和他很少见面，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他有什么了解。”

客人并不就此罢休。他放下烟斗，舔了舔嘴唇说，“但是，柯林斯先生……”他突然停了一下，“称您先生合适吗？或许我应称您为柯林斯司法部长，也许可以把‘司法’两字去掉，称您为部长——”

柯林斯笑着说，“叫我柯林斯先生就可以。”

“那很好。我刚才想说，五个月前，在巴克斯特上校中风病倒以后，您就是这里的临时负责人，到一周前正式任命时，您一直是非正式的司法部长。我们都知道，联邦调查局属您所管，也就是说，泰纳恩局长是您的部下，那么，您和他的接触应是——”

柯林斯不禁苦笑了一声。“泰纳恩局长是我的部下？扬先生，你真该好好了解情况才是！”

“我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来的，柯林斯先生，”扬诚恳地说。“我来就是要了解情况的。替联邦调查局局长写自传，不了解他同司法部长，同总统，同中央情报局以及政府其他人的关系，是无法动笔的。您也许会说，问问局长本人就是嘛。请相信我，我已经问过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对政府内部各种关系以及他在其中的地位总是含糊其词。有些事情我是很难从他那里搞清楚的。他不是不愿告诉我，而是他没有兴趣，对这些很不耐烦。他最感兴趣的是谈他如何在吉·埃德加·胡佛领导下所取得的丰功伟绩，后来他是怎么辞职的，又是怎么东山再起的。自然这也是我感兴趣的，毕竟它们是本书的主体嘛。那么他这个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我是说他在同僚中，在整个政权结构中他是个处于什么地位的人物。”

柯林斯觉得有必要帮助他弄清这个问题，即使多花几分钟也值得。“扬先生，我坦率地对你说吧。根据政府组织手册，联邦调查局属司法部领导，纸面上这样写着，但事实上却完全是两码事。公共法 90—351 号第 4 章 1101 项规定，司法部长无权任命联邦调查局长，任命权在总统，并须征求参议院的意见和批准。联邦调查局长尽管要和我协商、讨论、一起工作，但我无权管他。能管得了他的只有总统。因为只有他才可以不经参议院同意就撤消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务。总之一句话，泰

纳恩局长只在名义上是我的下属。况且你也应该知道，他这样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甘受任何人的领导的。他和其他前任局长一样，心里都清楚，只要他愿意就可以终身任职。至于司法部长嘛，在他心目中无非是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好吧，还是让我们回到你刚才提的问题。他不属我的部下，我和他接触不多。后来我当了副部长，巴克斯特上校进了比顿斯达海军医院后，我又临时负责这里的工作，就是这样，我和泰纳恩的联系也是少得可怜。真是太抱歉了，我帮不了你更多的忙。真奇怪，泰纳恩局长怎么让你来找我呢！”

扬伸了一下身子，“噢，我可不是他派来的。到这里来完全是我自己的主意。”

听到这儿，柯林斯在高背皮制办公转椅里活动了一下细长的身子。“原来如此。”他感到一阵轻松。他不欠泰纳恩局长任何人情，因此中断这次采访不会得罪他。不过对这位客人他不想让他空手而回，应该给他一点帮助，那怕很少一点，应该让他高兴来高兴去。

“这样吧，我们可以直截了当些。你不是要写你的书，让我谈谈对泰纳恩的看法嘛。”

“不是我的书，”扬赶紧纠正说，“是为泰纳恩写书，将来书上的署名是他。我只是想从他的同僚当中，了解一下他在政府中所处的地位。您可能不太了解他，不过我还是希望……”

“对，对，时间不多了，我说说对他的印象吧，”柯林斯想找出一些万无一失的保险话。“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实干家，干事麻利果断，也不允许别人敷衍了事。他很适合做这种工作。”

“什么工作？”

“他的工作是调查犯罪事实，对违反联邦法的罪行进行侦

查。他的任务是寻找事实根据，然后作出报告，但他不能作出任何结论，也不能有任何推测。其余的由我完成。我根据他搞来的证据提出起诉。”

“那么您是实干家喽。”扬插了一句。

柯林斯对这位来访者增加了几分敬意。“不是那么回事，”他答道。“表面上和实际上完全是两回事。严格地说，我在司法部里只是一位律师而已。我们这个行业是干细致谨慎的工作。而泰纳恩和他的特工人员干的却是真刀真枪的危险工作。就你的需要，我想再谈一点。泰纳恩这个人一旦认准了要干什么事，干他热心的事，他会是不顾一切的。可以说他是位很固执的人，当然这是从好意上来说的。就拿即将批准的宪法第35条修正案来说吧，一当总统提出，泰纳恩就立即把他的心扑上去，全力以赴支持总统——”

以实玛利立即打断说，“柯林斯先生，提出第35条修正案的可不是总统，而是泰纳恩。”

柯林斯不禁吃了一惊。他盯着这位作家问，“你从哪儿听来这样的消息？”

“是局长亲口告诉我的。他把它当成自己的宝贝。”

“这是他自己的看法，但实际上绝不是他提出的。不过你说的也证实了我的看法。只要他热心干一件事，他就把它当成自己的。他是支持第35条修正案的一个主力。修正案的通过看来要靠他的努力了。”

“还没有通过呢，”扬轻轻说了一声，“对不起，修正案还没有被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所通过呢。”

“会的，”柯林斯对这些节外生枝的话有点不耐烦了。“现在只要再有两个州的议会通过就行了。”

“剩下的可只有三个州了。”

“两个州今晚就投票表决。我看这个修正案今晚就要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了。不过这和我们谈的毫不相干，我们谈的只是泰纳恩在这修正案批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看了一下表，然后说，“今天是否就到此——”

“柯林斯先生，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柯林斯抬起头，发现客人的表情似乎有点紧张。

“我——我知道这和我的采访无关，”扬接着说，“但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吞吞吐吐的，最后问道，“柯林斯先生，您喜欢这个第35条修正案吗？”

柯林斯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怎样回答，就是对他的妻子也没有说过。“我喜欢它吗？”他慢条斯理地重复了一遍。“不能说特别喜欢，谈不上喜欢。说真的，我忙着安排这里的工作，还没有认真想过。我相信总统，还有联邦调查局长——”

“但这和您，和您的司法部却是息息相关的呀，先生。”

柯林斯皱了皱眉头，“我当然清楚这一点。不过我还是认为总统能处理好，对修正案我也许有所保留，可我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这时，他感觉到原先温文尔雅的扬先生现在变得不那么温顺了。他禁不住问了扬同样的问题。“你喜欢吗？你赞成第35条修正案吗？”

“您能保证不外传吗？”

“当然。”

“我恨它，”扬说得干脆利落。“凡是取消《人权法案》的东西，我都憎恨。”

“是吗？我说你有点言过其实了。第35条修正案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施，只有在国内出现极其紧急，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在国家有可能处于瘫痪，面临毁灭的情况下，我们才

能援引它，才能改变并代替《人权法案》。我们显然是在朝那个方向前进。这第 35 条修正案可以帮助我们拨乱反正——”

“它给我们的将是高压手段。这只能是牺牲自由换来的一点平安。”

柯林斯真有点不耐烦了，他想该结束这次谈话了。看来在着手解决问题之前，人人都是智者，都有一套解决问题的妙方。“扬先生，你大概知道大街上发生的一切吧？犯罪和暴力行为已达到我国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程度。就拿两月前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对白宫的破坏来说吧。炸弹、机关枪都用上了，杀死了十三名警卫和保安人员，七名手无寸铁的旅游者被谋杀，东厅被炸得粉碎。从 1814 年英国海军炸毁白宫到现在，有谁干过这样的事？那时，英国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在交战。可这次是美国人干的，我们自己人干的。搞得哪儿也不保险，人人惶恐不安。你今天早上看了电视新闻没有？看报了没有？”

扬摇了摇头。

“那我来告诉你吧，”柯林斯接着说。“这次发生在伊利诺斯州的皮奥里亚城的警察局。早班警察刚刚听取情况介绍，领取任务，在走向他们的摩托车和警车的路上遭到埋伏在那里的一伙暴徒的突然袭击。他们被炸得血肉横飞——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三分之一的警察不是被炸死就是被炸伤。有什么办法能防止这种事件呢？再说，今天一位数学家作了这样的估算：今年在亚特兰大市出生的每九个婴儿，如果他们都在那儿长大的话，那么其中就有一人要遭到谋杀。我再说一遍，犯罪危机已经达到我国历史上空前严重的地步。你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危机呢？你能干什么呢？”

以实玛利·扬对这个问题看来早已深思熟虑过，因为他马

上说出一个现成的答案。“我将用重建家园的方法把国家整顿好。要彻底改革。肖伯纳说过‘要根除的弊病不是邪恶、灾荒，贪婪、教士的恶孽、暴政、蛊惑、垄断、无知、酗酒、战争、瘟疫以及由贫困造成的其他种种后果，要消灭的应是贫困本身。’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断然措施，消灭贫穷，消灭经济压榨，消灭不平等，非正义现象，从而消灭犯罪——”

“但这样的根治已经来不及了。咱们还是不谈这些吧。瞧，我不是反对你的意见。时机成熟一切都会实现的。”

“新修正案一旦通过就完了。”

柯林斯无心和他多辩，就问道，“扬先生，我真想知道，你和泰纳恩局长在一起的时候也这样说话吗？”

扬耸了耸肩，“我要这样说话，今天就不会到您这儿来了。我觉得您是个老实人，才敢这样跟您讲。”

“这倒不错，我是个老实人。”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再冒昧说一句。我真难理解您为什么和他们那伙人搞在一起。”

这句话刺到了他的痛处。凯琳一个月前就这样问过。那时他已经决定接受司法部长这个职务，也对她作过解释。现在对这位生人，他懒得再去回答。所以他问，“你难道要另外一个人担任这个工作吗？让泰纳恩局长推荐的人来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接受这个工作的吗？因为我深信，棒球赛中遵守体育道德，遵守规则的老实人还是会最先获胜的。”他瞟了一下手表，站起来说：“扬先生，很抱歉，时间已过。你一来我就说过，我还有许多文件要看，晚上还要去白宫。我了解一些东西，以后如有空我说不定能帮你的忙。电话再联系，好吗？”

以实玛利也站起身，放好笔记本，关上录音机。“太好了，我一定给您来电话，如果您还在这里的话。我希望您能在

这里呆下去。”

“我会的。”

“那么电话里再谈。多谢您。”

柯林斯俯身和他握了握手，看着他摇晃着身子，步履蹒跚地穿过挨着会客厅的会议室，向电梯走去。

柯林斯心里突然一动，有个问题忘记问了。“对不起，扬，请问，你跟泰纳恩局长工作多久了？”

扬在门口站住了。“差不多六个月了。每周见面一次。”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扬微微一笑。“柯林斯先生，”他说：“我将援引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有权不回答。第五条修正案还有效呢，是吗？”然后又说：“这个工作可是我的饭碗啊！我哪敢冒险。另外嘛，我是不得已才干的。再次表示感谢。”

他走了。

柯林斯还是站着。刚刚的谈话，国内的危机，解决危机的新修正案，泰纳恩局长其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一个个在他脑中闪过。不过他马上就清醒过来，后悔不该花去那么多时间，他还有一大堆材料要看呐。他马上坐下，把转椅扭向办公桌，开始阅读文件。

没隔多久，他就完全忘了那位客人，埋头在一堆案子里了——一件越州绑架案，一个违反原子能法案，一起印第安人要求收回家园的案件，一桩反托拉斯案，一个严重贩毒品案，任命一位联邦法官事项，一个颠覆国会的阴谋，一起遣送案，暴动问题，五起颠覆、推翻政府的阴谋事件的线索等等。

虽然他全神贯注地处理文件，但对声音还是挺敏感。在这寂静无声的七十呎长的办公室里，他意识到在东方大地毯上有唰唰的脚步声。他抬起头，见他的秘书玛丽安·赖斯从隔壁急

促走来。她手里拿着一个马尼拉大口袋。

“刚到的——有人送来的——是对面送来的。”她告诉柯林斯。

街对面就是宾夕法尼亚街，也就是吉·埃得加·胡佛大楼，联邦调查局和它的局长所在地。

“上面标有‘机密’和‘要件’字样，”她补充说：“一定是局长送来的文件。”

“奇怪，”柯林斯说：“他一般是在午前把东西送来的。”

她从桌子对面把口袋递给了柯林斯，迟疑地说：“柯林斯先生，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回家了。”

他吃惊地问，“现在几点了？”

“六点二十分。”

“我的天啊！我还没有看完一半。真不该让那个作家耽搁那么长时间。”他转念又说：“或许有点益处，他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他无可奈何地看着桌上的一叠材料说：“我得把大部分带回家看了。好吧，玛丽安，你把东西锁好后可以回去了。”

“你也没有时间工作了。别忘了，今晚还有一个晚餐约会，七点一刻在白宫。”

他做了个怪相，说，“还来得及。”

她还有点迟疑不决的样子。她长得一般，长方形脸，举止安详。最后她微笑着说：“我想说，今天是您担任司法部长一周日，我向您表示祝贺。您在这里，我们都很高兴。晚安。”

“晚安，玛丽安。谢谢你。”

秘书走了，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人。他凝视着刚送来的大口袋，心想这几天从联邦调查局来的几乎都没有好消息。他真不想打开这个文件袋。

文件袋里装着五、六页打满数字的纸，并附有一封信，实际上是一个手写的便条罢了。从他所熟悉的爬形字体，从不规则的标点符号（大多是波折号），以及为省事而编的缩写语，不看签字他一眼就认出这是联邦调查局长弗农·T·泰纳恩写的条子。

亲爱的克里斯——

这里是前几个月全国犯罪统计的最新数字——远远超出以往——在我国历史上也是最严重的——一份送总统，一份给你，使你能在今晚见总统前看到这份材料。注意谋杀、暴力、武装抢劫、越州绑架的增加。注意看附录，对有可能的阴谋事件和有组织的革命煽动活动我已搞到一些线索——我们真是被搞得焦头烂额，气息奄奄。现在能挽救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第35条修正案了——但愿今晚就能实现。我已电告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和俄亥俄州哥伦布的议员，这样，他们在投票前就能知道事实真相。实在不想给你这样令人烦恼的报告，但我觉得在你见到总统前掌握最新材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份初稿——明天公布之前还得认真检查一遍——一两小时后在电视晚餐会上再见。

祝你好

弗农

折好泰纳恩的信，柯林斯一页一页慢慢翻阅着犯罪分类统计一览表。上月和前一个月比，暴力犯罪，包括谋杀，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强奸案提高了百分之十五，盗窃和拦路抢劫上升了百分之三十，暴力案多了百分之二十。

他放下这份报告，考虑自己头脑里的另一套数字。由于违法案件剧增，监狱已到了饱和状态。五年前，每年各地监狱和改造所里的犯人加起来的平均数已是二百万。为了制止犯罪已绞尽脑汁。司法部雇佣了 45,000 名律师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五角大楼拨出三个特种师以控制国内犯罪活动，今年在这方面将花费 220 亿美元（而在 1960 年还只有 35 亿美元）。尽管作了这么大的努力，但犯罪率还是直线上升。看来这个社会癌症已无法强行控制住了。再过一年，很可能就要达到极限，宣告一个有组织社会的死亡。

他茫然地坐在椅子上，两手合胸，似乎在向上帝祷告。南北战争以来，现在是最黑暗的一段，对此他深信无疑。每一天的压倒新闻不是无政府主义，就是恐怖事件。早晨醒来不知道能否活到晚上。上床睡觉后，不敢说第二天是否能醒过来。每天早上上班前他吻别凯琳时，总是提心吊胆，害怕回来时就见不着她（和怀胎在肚的孩子）了。

他感到一只无形的恐怖之手攥住了他的心。这已不是首次了。他总是把街上的混乱局面和自己连起来，感到自己在活受罪。他敢肯定，他——还有泰纳恩——所做的工作是世界上最糟糕，最最束手无策的。

自我怜悯使他进入病态性的晃忽之中。克里斯托弗·柯林斯，一个富有思想，不爱出头露面，孤芳自赏，有时有点自私自利（他对自己还是很客观公正）的人，为什么要担任全国最高法官，不做全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长而接受这项最困难的任务呢？

既然他对一切办法（以实玛利·扬所说的民主社会必须重建这一点除外）完全丧失信心，那他到这里来是出于权欲还是为爱国心所驱使？是因为出于骑士气概、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